

一字一金〈千金帖〉

唐懷素〈小草千字文〉述論

王耀庭



唐懷素〈小草千字文〉卷，縱二八·六公分，橫二七八·六公分，通卷由黃絹八幅寫成，前後隔水均綾本，拖尾共二十件。此卷平淡溫靜的風格是懷素存世墨蹟所僅見，至為珍貴，因此有「一字一金」的說法，被譽為〈千金帖〉。（圖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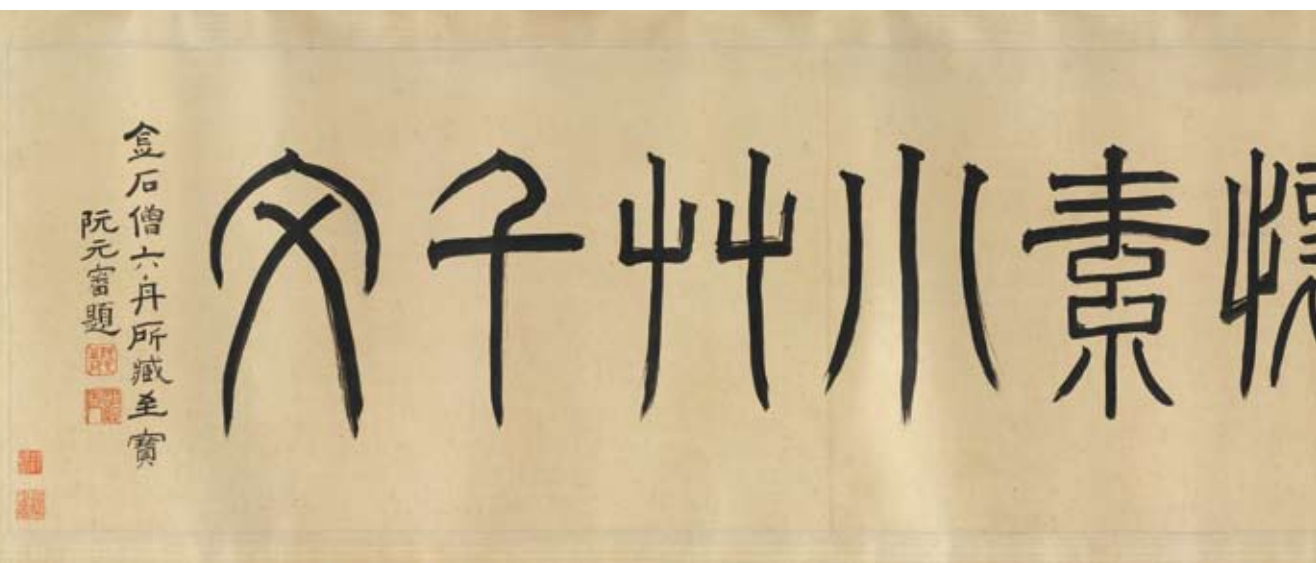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為台灣板橋林本源家林柏壽先生（一八九五—一九八六）所藏，林氏寶愛此帖，將之與所得黃絹本唐褚遂良〈蘭亭序〉，各取其一字冠名其陽明山別墅為「蘭千山館」。民國五十八年夏將所藏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以迄今日。

懷素書風

懷素約活動於八世紀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卒年約於七九九年之後。在〈自敘帖〉記其學書「謁見當代名公……遺編絕簡，往往遇之，豁然心胸……」，他心儀張旭，受學於張旭的學生鄒彤，並遠赴廣州想請教徐浩、西上洛陽問學

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。歷來對懷素的書法風格評述，均偏重於他的狂怪風格，對於本卷的書風，眾口一致推崇，卻也說出與其它懷素名作有不同的風格。

本卷文字猶是一字一單位的「今草」。卷高僅二十八·六公分，不滿一尺，共八十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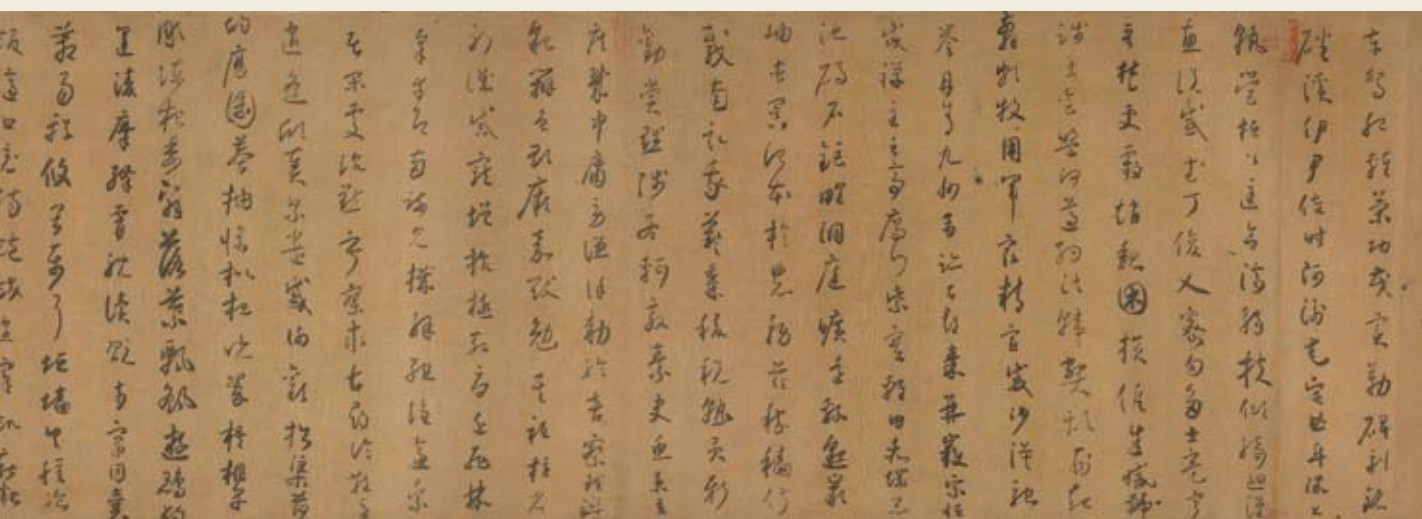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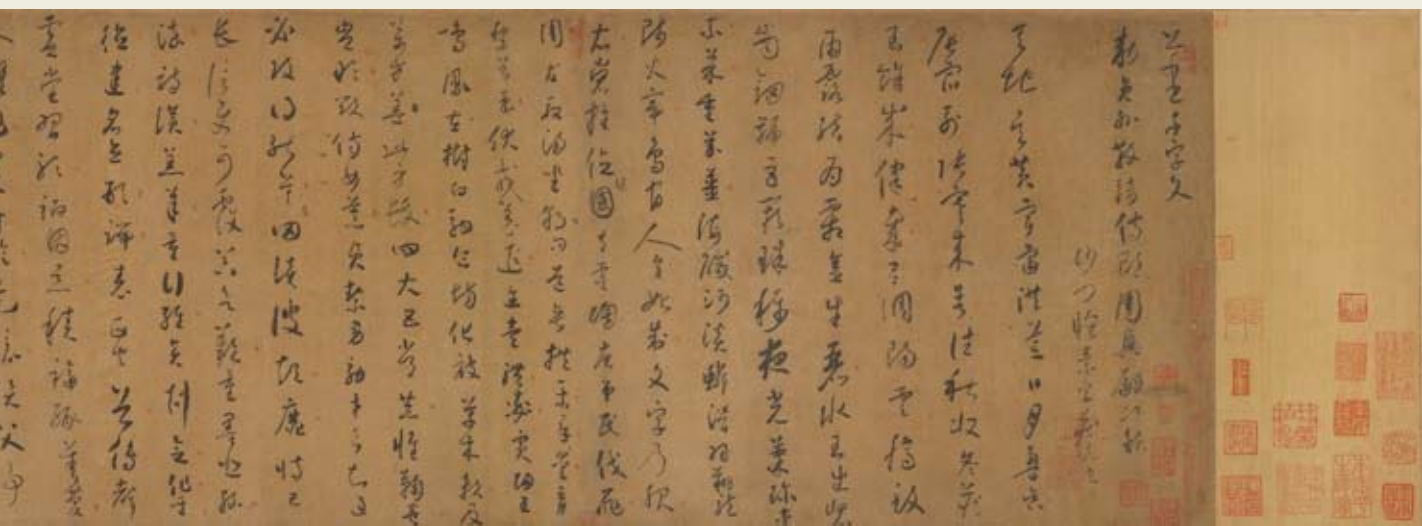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唐懷素〈小草千字文〉（引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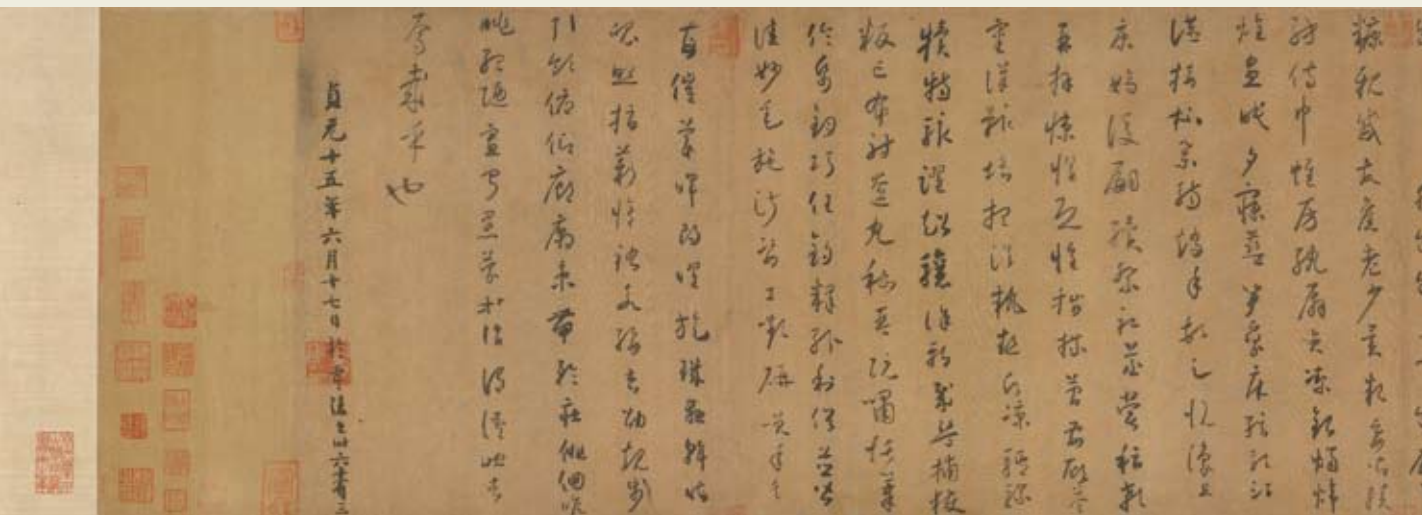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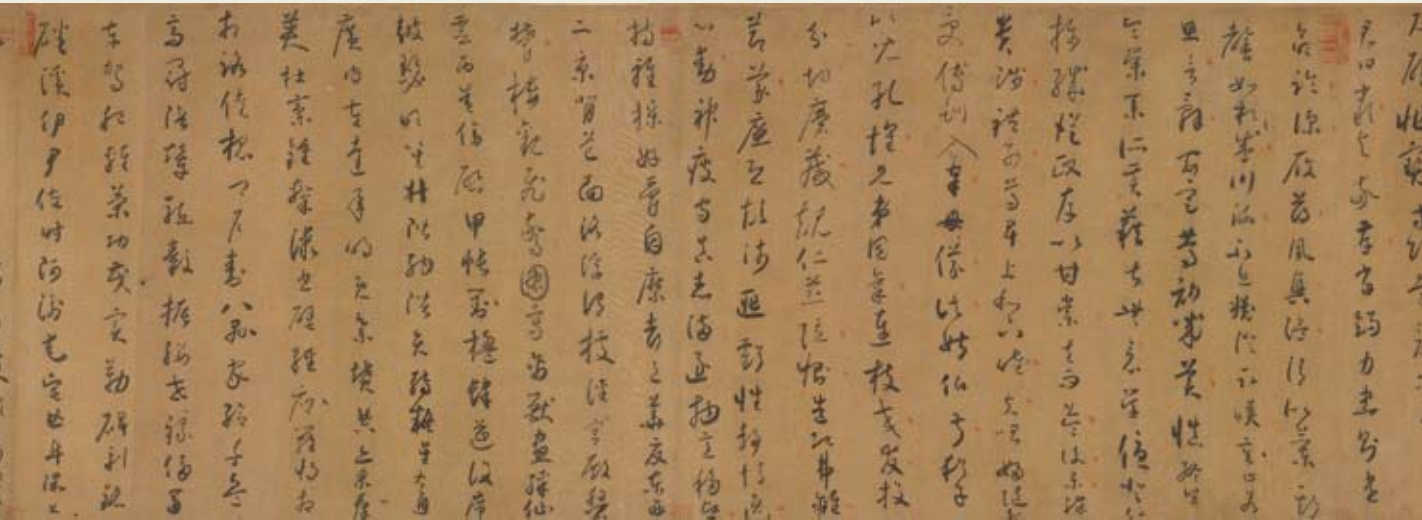
行，每行十二、三、四字，一字二公分左右，無可能有任華〈懷素上人草書歌〉：「大叫一聲起攘臂，揮毫倏忽千萬字，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。」本卷連八幅絹，行間寬綽，整篇一致。起首第一行「天地」至第五行「崗。劍號」是常態書寫，行間字距寬舒從容，第六行「奈。菜重」，調整字距相對緊密了，至十三行「豈敢毀傷」猶是如此，往後又漸漸回復，若最後第八絹，已意會到即將完結，遂筆調放寬。本件的書寫流暢自然，說來看不出激切的情緒起伏的變化，一行字距常是先大後小，（圖二）今草的牽帶，祇見於兩字的書寫不斷筆，字數不多。（圖三）用墨也可以看出墨乾舐墨再寫，如前三行，「藏真書」墨已渴，「天地」沾墨再寫；又如「翳。落葉飄飄」（圖四）也是明顯的和墨再寫。行間間隔清晰，字小筆

畫的粗細一樣有提頓的差異。書法史上懷素與鄒形、顏真卿的對話，討論到的「折釵股」與「屋漏痕」、「夏雲多奇峰」、「壁坼」等。整篇筆畫多數使轉自然圓勁，就「折釵股」、「屋漏痕」之墨迹，確實是容易看到的，簡單的以第一句「天地玄黃」四字為例，使用的毛筆是鋒穎微頹。可看出此種特徵。字在行的中軸線擺盪，偶而出軌下斜。（圖五）本幅草書的「體勢」，字字區別，並無上下多字通聯，僅有少數章草波磔的筆法如「長」、「是」、「競」「業」、「優」、「實」、「之」、「旋」，（圖六），諸字有隸書的雁尾點，帶有章草隸書的筆意。

今日可見的懷素書跡，或是墨筆書寫本，還是石（木）刻拓本，從書風做一舉例比較歸納。〈自敘帖〉是壯士拔劍，騰挪飛揚的陽剛美。



〈律公帖〉與〈自敘帖〉同一
 型態。〈食魚帖〉行筆固然
 使轉靈活，畢竟，病中氣力難
 免不迫。〈苦筍帖〉筆勢俊
 健中而無〈自敘〉之矯健。
 〈貧道帖〉與〈苦筍帖〉同
 一體貌。〈藏真帖〉也是與
 〈苦筍帖〉同一體貌，字中
 「頗」、「聞」結體上近於顏
 真卿〈劉中使帖〉。〈高坐
 帖〉、〈客舍帖〉、〈圓而能
 轉帖〉諸帖，〈圓而能轉帖〉
 前二行，正如〈自敘帖〉的筆
 調，而「圓」之「口」做一圓
 圈，更如〈自敘帖〉之「西游
 上國」之「國」。又〈客舍
 帖〉上的「耳」字一筆直下，
 其例在晉唐頗多見。〈冬熱
 帖〉即〈客舍帖〉之第三，此
 三帖均同於〈自敘帖〉。〈論
 書帖〉形態上與〈小草千字
 文〉較接近，筆勢溫靜，但無
 〈小草千字文〉用筆所展現的
 「折釵股」意味。〈論書帖〉
 也是風華漸退，而別開生面的



圖一 唐懷素〈小草千字文〉（本幅）

筆勢與體貌，絢爛之後歸於平淡，所以懷素自云「全勝於往年」。〈過鍾帖〉字之結體與〈小草千字文〉較近，然筆勢之暢快，力道與意氣猶是健勁，遠異於〈小草千字文〉的溫文。〈聖母帖〉介於〈自敘帖〉與〈論書帖〉之間，〈大字千字文〉行筆快速而字結體偏扁。至於東晉佚名〈真書孝女曹娥誄辭卷〉上一行墨跡題記：「有大唐大曆三年秋九月望沙門懷素藏真題。」（圖七 a），顯示章草的筆法結體，但細弱處出於一代大家之手，實在意外。

懷素〈自敘帖〉和〈小草千字文〉相同的文字，可堪比較者：如「國」字外圍之圓圈；「感、感」之斜「戈」（圖七 b）；「遠、御、深、常、壁、辭、感、從」（圖七 c）諸字有其相似之處。「月」字也與王羲之〈寒切帖〉一致。（圖七 d）「乃」

(圖七e) 倒和〈苦筍帖〉一樣下方誇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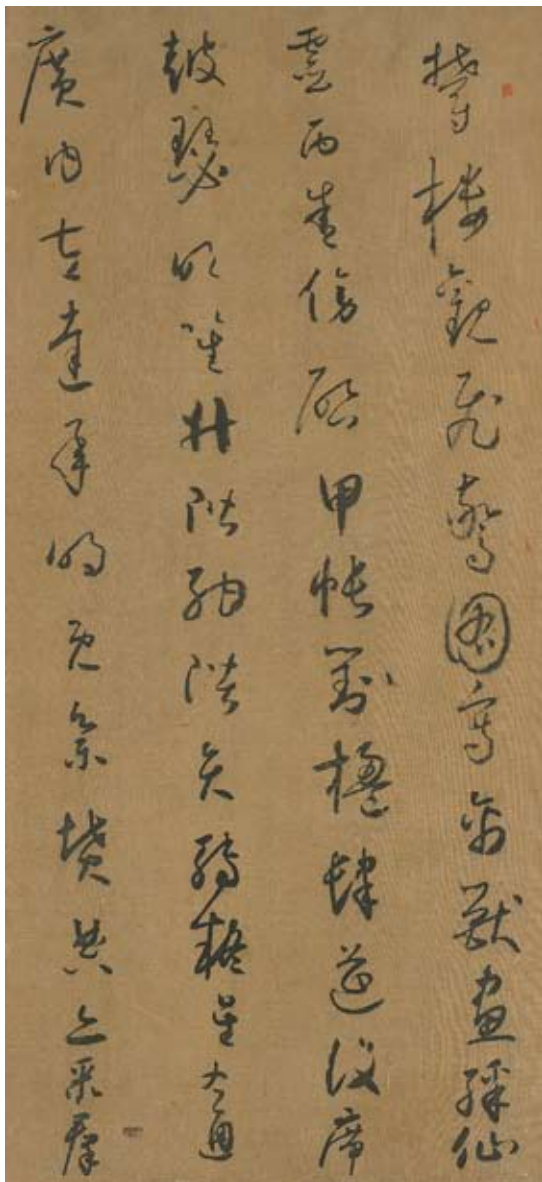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貞元年題記

本幅最後之一行「貞元

十五年(七九九)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。」(圖八)被引為推算懷素生年之根據；它與〈清淨經〉記：「貞元元年(七八五)八月二十三

日西太平寺沙門懷素藏真書時年六十有一。」兩說相互牴牾。對於本件「貞元十五年」之記，〈小草千字文〉既有懷素正式署款在前，何必畫蛇添足在後。日本學者，如中田勇次郎教授於解說此〈小草千字文〉卷即已提出懷疑：「不過此本的款記和標題之後的署名稍嫌重複，筆蹟也與正文有一點不同，關於這一行款記，還存在著一些疑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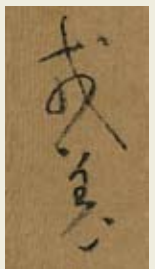
審視原件，此題記「貞元」兩字左旁有一行空間，尚存「兩字」(圖八a)被刮去痕跡，依例這兩字是題記的署名，遺憾的是僅見少許點畫，無法連成字而判讀。此兩字絕對不是「懷素」。或疑因年代不同，書跡可異，如是，則作為書寫之後懷素他年之重題識的「署款」，那又何必刮除。顯然這是一個「題記押署」，然而，作繪者因題記是



圖二 〈小草千字文〉一行字距常是先大後小



海賊



戎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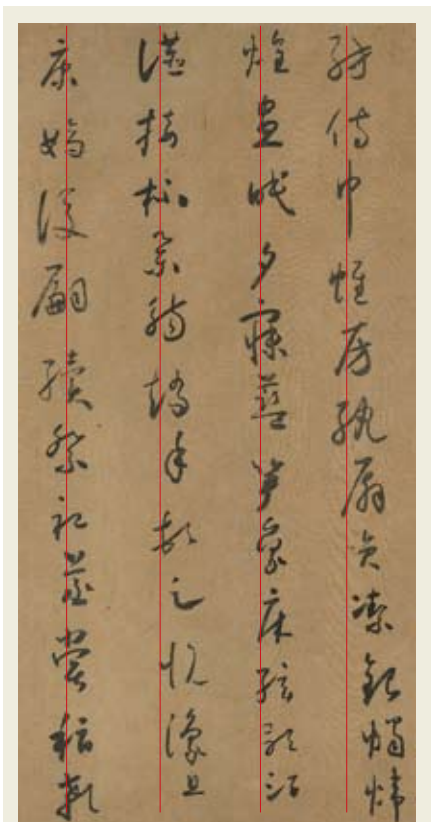


萬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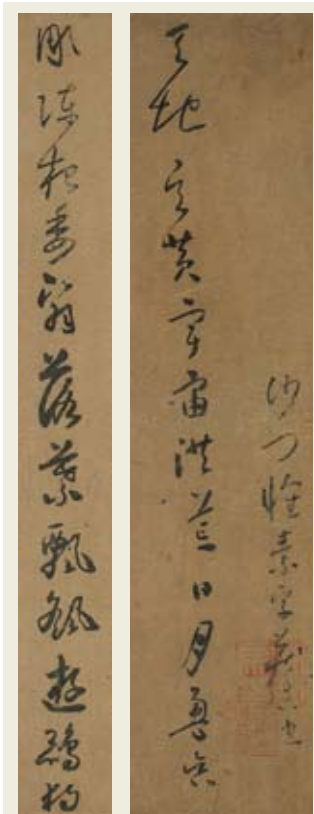


善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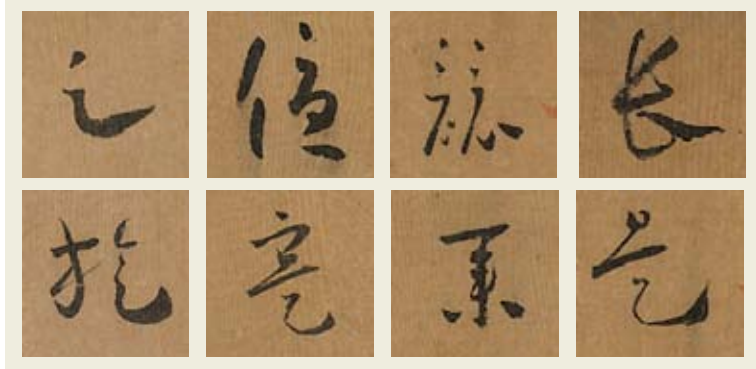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〈小草千字文〉的兩字牽帶連成的



圖五 〈小草千字文〉字在行的中軸線擺盪，偶而出軌下斜。



圖四 「天地玄黃」、「駢」。落葉飄飄，起鵲鳴。



圖六 〈小草千字文〉章草波磔的筆法如「長」、「是」、「競」、「業」、「優」、「實」、「之」、「旋」，諸字有隸書的雁尾點，帶有章草隸書的筆意。

書寫於「零陵」，年代也相近，既同是懷素出生地，就除去其名，而導引人以為「懷素」款，來增益重價。

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就有一節記述「錄自古跋尾押

署」，而今日為數不少的敦煌古文書，更可看到各色各樣的題記。如《金剛經》：「天祐三年（九〇六）歲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，刺血和墨，手寫此經，流布

沙州，一切信士，國土安寧，法輪常轉，以死寫之，乞早過世，餘無所彰。」（圖九）又如：「貞觀十五年（六四一）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」；同頁上有「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



圖八 貞元十五年(799)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

圖八a 題記「貞元」兩字左旁有一行空間，尚存「兩字」被刮去痕跡



圖七b 懷素〈自敘帖〉和〈小草千字文〉相同的文字，如「國」字外圍之圓圈；「感、感」之斜「戈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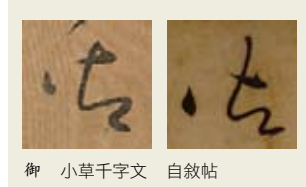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c

圖七c 「遠、御」諸字有其相似之處。圖七a 題真書孝女曹娥誄辭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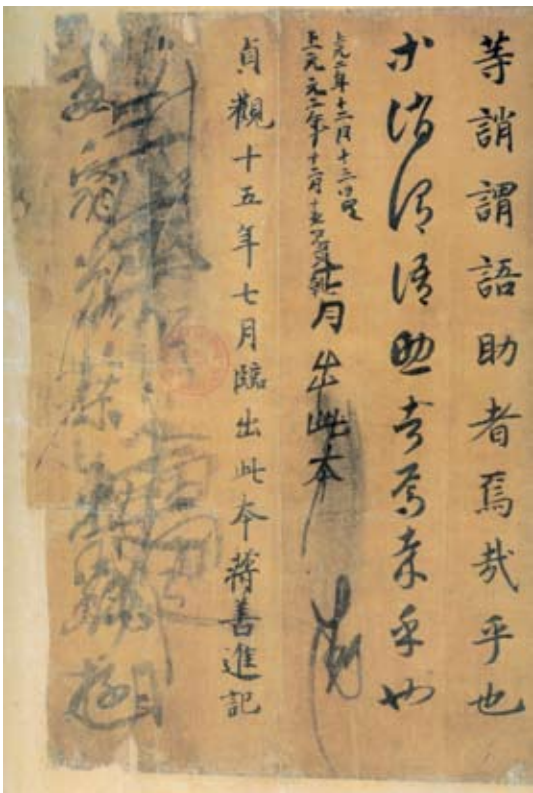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d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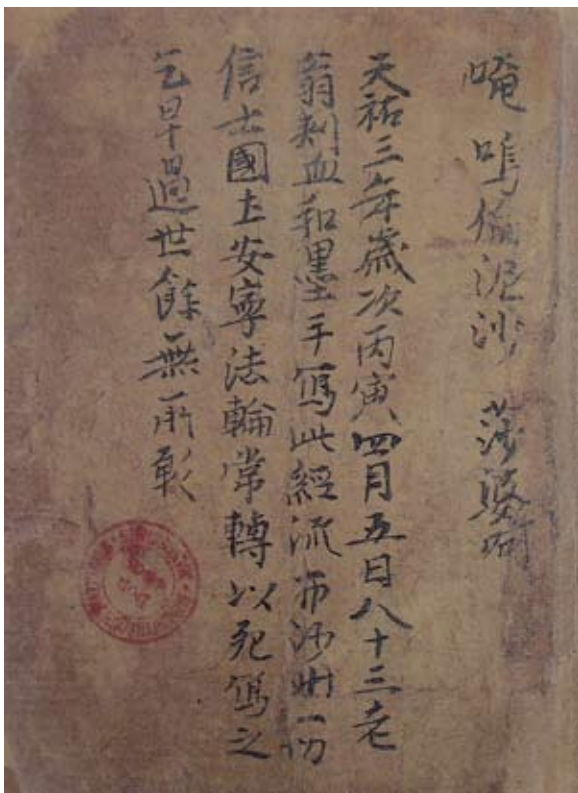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e

十二月十三日□(寫?)」；「上元元(疑重一字)二年(六七六)十二月十五□□(寫竟?)乾」(圖十)。可見此題記既非懷素所書，那就無關乎懷素生年之推算。那懷素書〈清淨經〉題記是否可信？〈清淨經〉目前連拓印本也未見傳世，所見是明代汪珂玉(一五八七—?)《珊瑚網》之記錄，及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文彭(一四九八—一五七三)之鑑定的記載而已。〈清淨經〉無原件及複本可見之下，或許存疑，即使以敦煌遺存懷素同時代人馬雲奇〈懷素草書歌〉：「懷素才年三十餘，不出湖南學草書。」也無定年。懷素書跡真偽，就是在元代也引人起疑了。張晏跋〈食魚帖〉(今附於〈論書帖〉)：「藏真書多見(四)五十幅，亦皆唐僧所臨，而罕有真跡一二。」

那到底誰是這「貞元十五年」：「觀賞的題記者或臨寫



圖十 〈臨千字文〉，貞觀十五年（641）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；同頁上有「上元二年（675）十二月十三日□□（寫？）」；「上元元（疑重一字）二年（676）十二月十五□□（寫竟？）乾」。



圖九 敦煌古文書《金剛經》：「天祐三年（906）歲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，刺血和墨，手寫此經，流布沙州，一切信士，國主安寧，法輪常轉，以死寫之，乞早過世，餘無所彰。」

者。對於被刮去的兩字，如解為臨寫人，或「寫訖」「□記」；「□造」。學懷素者如僧高閑，年代不符。《宣和書譜》記「周巖不知何許人也。天成間作牧泌陽，世以翰墨稱，喜懷素書，心慕手追，作草字得師法。」；《書史會要》記「懷暉，天寶間草書似懷素」；又「修上人」有史巖贈句：「張旭骨；懷素筋」的特長。若臨寫既有此高水準，是否可能出自這些人？但與「貞元十五年」題記年總不符合。

軍司馬印

本卷拖尾第四段，文嘉（一五〇一—一五八三）跋：「此卷共用黃素八方。每交接處以漢『軍司馬印』記」而書名及題年月處，亦以是印印之。」（圖十一）本卷拖尾八，清宋犖（一六三四—一七一三）對此印之來源做出解釋：「…獨卷中相接及題

款處用漢「軍司馬印」殊不可解，二文（文徵明、文嘉）亦置而不論。偶閱《大唐傳載摘勝》云：『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。素師浚井，得「軍司馬印」，每作書用以為誌。』不勝快然，漫書卷末。」何惠鑑先生於其《澹巖居士張澂考略並論》《摹周文矩宮中圖卷》跋後之「軍司馬印」及其他偽印有所討論。

並認為這是唐代好古之風的表現。Schlombs教授論列諸名品上所見的「軍司馬印」，也指出並非同一印。但Schlombs教授仍然以「軍司馬印」為懷素的個人收藏印。此「軍司馬印」鈐於本幅，非如它件於幅



上三印鈐於小草千字文

徐浩朱巨川告身

顏真卿祭姪文稿

圖十一 軍司馬印

外，且合於《大唐傳載》所記，惟四庫編纂者評此書云：「：要其可據者實十之六七云：。」《小草千字》此印鈐蓋在本幅上。也是最為完整的鈐蓋模式。是盡信書乎？還是不如無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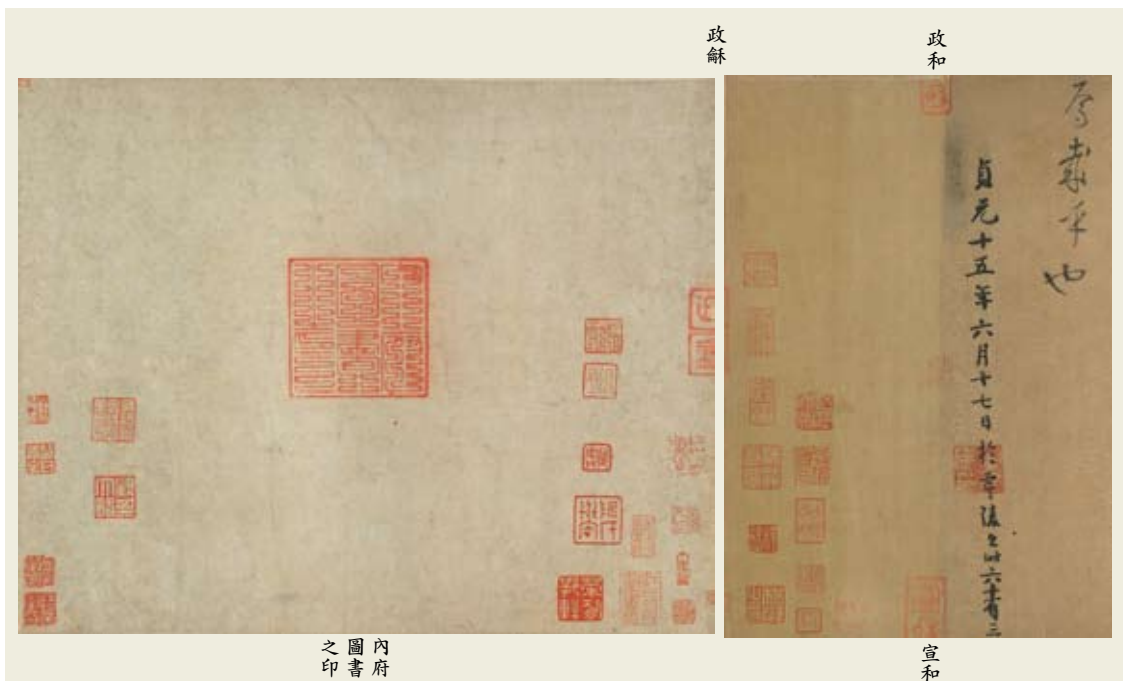
宣和四印

本卷尚存「宣和裝」殘型，前綾天頭及黃絹隔水已失去。幅後黃絹隔水上收藏印，右上方鈐「政和」（案：「政」字上方已被裁去）、右下則鈐「宣和」，左方邊緣中間之騎縫印，存連珠印「兩邊框」，案：此印應為「政和」，而此本幅左黃絹隔

水之後應是「宋白紙拖尾」，「政和」為此黃絹隔水與宋白紙之騎縫印。原件上此宋白紙被後移，嵌入「拖尾」，達受跋，所幸被裁缺不多，是以「政和」印仍可與前黃卷隔水之邊框對應勘合，又一內府圖書之印「大印也清楚見於此宋白紙上。所見「宣和七璽」存此四印。（圖十二）又《宣和書譜》「懷素」條，記「御府藏草書一百有一」，而《千文帖》為最後之第二。因此，本卷為宣和舊藏，「北宋近乎唐」的時代之作，已成定論。

關於南昌縣印

本幅卷最前右緣下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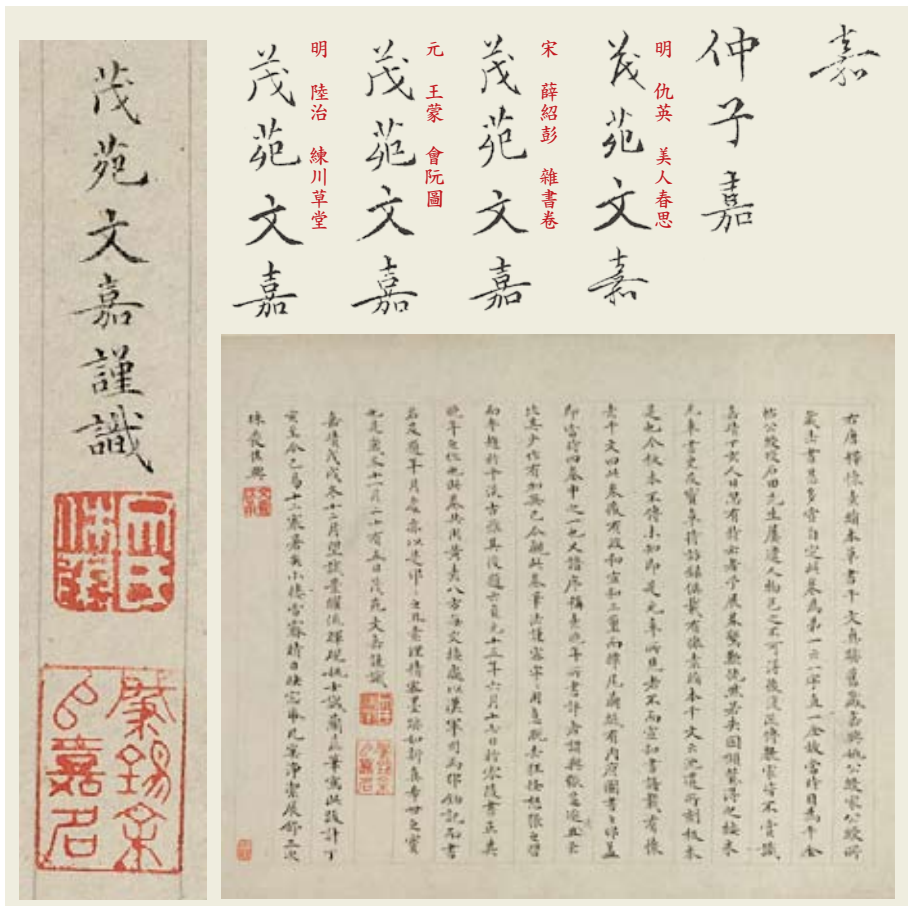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二 宣和四印



圖十三 南昌縣印

存有印之左側殘印一方，高約六、五公分（圖十三）經比對，其「縣」字左半下之「小」部，迴轉為「匕」狀。它與唐懷素〈自敘帖〉是同一殘印，文為「南昌縣印」。此印又出現於歐陽詢〈五五七—六四一〉〈行書千字文〉及唐孫過庭（活動於七世紀後期）〈書譜〉。〈行書千字文〉及〈書譜〉均為全印，又印之位置均在本幅卷最前緣，且用為卷本幅與前隔水之騎縫印；更有甚者，此印之騎縫左右，約「右」為四分之三在隔水，「左」為四之一在本幅，這是一致的。

〈書譜〉猶是宣和裝之原黃絹前隔水，是以此「南昌縣印」鈐於宋徽宗所製黃絹上，自必晚於宋徽宗時代。又歐陽詢〈行書千字文〉下方已有「紹」「興」連珠半印，其上又有「書□□」半印，（均因原前隔水毀棄，存本幅上半



圖十四 文嘉跋及印

印)，再上才是「南昌縣印」全印。因此，「南昌縣印」在南宋「紹興」之後。以官印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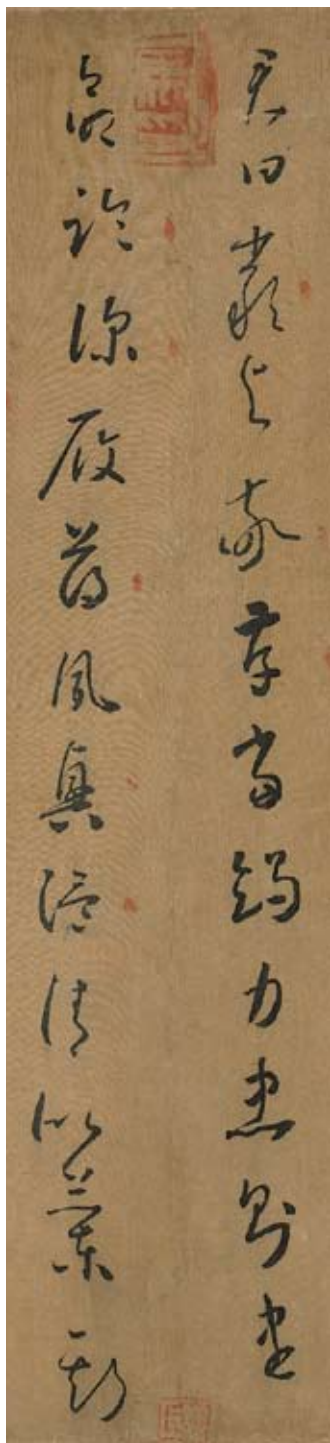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印，那「南昌縣印」為何人所屬？有資格蓋此印者應是當時的南昌縣令。翻閱《南昌

縣志》，歷代掌篆者，並無大收藏家足堪擁有此一批劇蹟。此四卷同於一時、集於一地、藏於一人。「官印」之為私用，乖違常理，應是某案件之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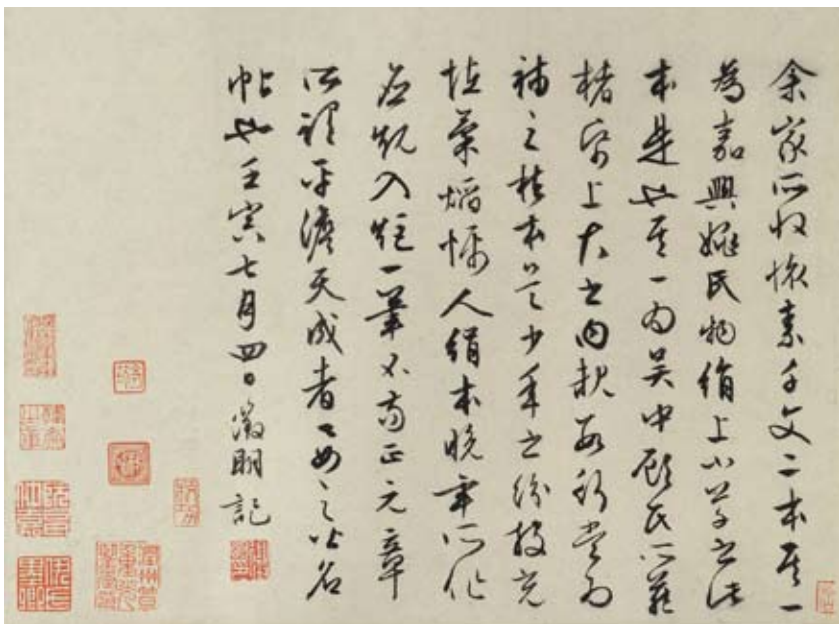
文嘉之《鈐山堂書畫記》記嚴嵩籍沒書畫，這四件赫然在焉！有跋語：「：凡分宜之舊宅，袁州之新宅，省城諸新宅所藏，：」省城就是南昌。行政手續加鈐縣印，一如《萬歷野獲篇》記在袁州查抄者，加鈐「袁州經歷司」印半印。

收藏及題跋

本卷之相關著錄，首見於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《書史》：「千文綱本真蹟在蘇液家。沈邁家刻板本。是後歸章惇家。」北宋末見《宣和書譜》記載。南宋又見岳珂（一一八三—一二三四）《寶真齋法書贊》。但今日本幅未見有卷尾如該書所述因此所記



圖十六 本幅有「蓋臣」印，鈐於幅下緣「軍司馬印」對應的騎縫處。



圖十五 文徵明跋及印

未必是本卷，恐因懷素〈千字文〉有多本。

元有「趙孟頫印」(一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)；明有「沈周寶玩」(一四二七—一五〇九)、祝「允明」印(一四六〇—一五二六)。據文徵明(一四七〇—一五九九)、文嘉父子跋，明姚公綬(一四二三—一四九五)收藏，評此帖「一字一金」因而又別稱〈千金帖〉。

安世鳳(一五五八—一六三〇)於其《墨林快事》對本卷存疑：「以巧賦鮮麗，筆筆有法，而以之當素師醇古明淡漸近自然之製，則絕不相似；當是後人妙蹟，可愛可傳。：豈不經家庭之間辨證鑒

賞：」

文徵明(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)跋為一五四二年，在上石後之一年，安氏所見為拓本，所以不得見文徵明於原件之跋文。以是有「豈不經家庭之間辨證鑒賞」之懷疑。《清淨經》也經文嘉之兄文彭及文徵明鑑定，兩件「年歲不同」，「豈不經家庭之間辨證鑒賞」，才是問題。又孫承澤(一五九二—一六七六)於其《庚子消夏記》，則「疑為宋人臨本」且言及曾入清宮收藏。

本卷文嘉二跋：一、丁亥(一五二七)人日得，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跋；二、又十二年後嘉靖戊戌(一五三八)

三展卷跋；千文上石於辛丑（一五四一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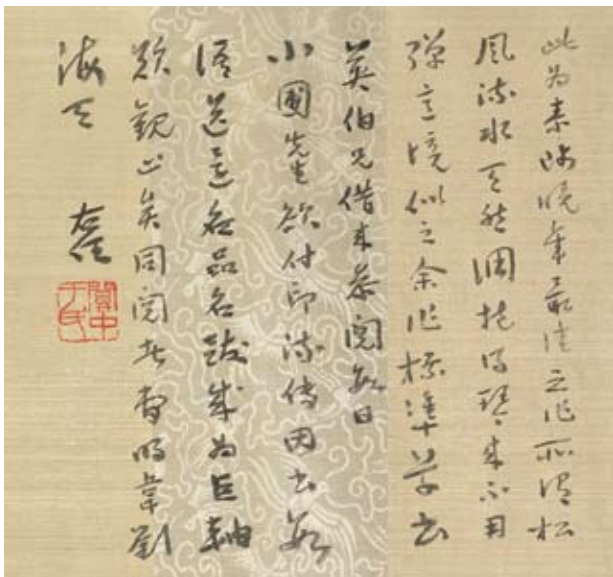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者以本卷文嘉跋與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所錄有出入，認為文嘉之跋為偽。案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是根據《停雲館帖》之文嘉跋。原件文字與《停雲館帖》刻本固然略有出入，但文義無差，再比對文嘉之書風，清奇而無文徵明的整飭，實無任何可疑之處，款：「茂苑文嘉」更是文嘉常用款式，它與故宮藏明陸治《練川草堂》等之署款，從體勢與筆調都完全一致。用印：「文氏休承」也同於元趙孟頫名作《鵲華秋色》上之用印；又另一用印：「肇錫余以嘉名」與文嘉本人《兩洞庭遊圖冊》也全相同（圖十四）。文徵明跋之書風也是峭勁之一類，無所疑慮。用印「徵明印」與他的《文徵明過庭復語》用印相同。另外，宋白紙左下角之「文徵明印」，又見

於文徵明《畫竹軸》；「悟言室印」，見文徵明《四體千字文》（圖十五），這些都是無爭議的。本件文嘉跋即使是刻石後重書，容有兩本，也要以原作者書寫本為準，這不用辭費說明了。本卷拖尾第八段王文治（一七三二—一八一〇）跋：「鑑書畫全在眼照古人，不當執前人字句刻舟而求也。」雖在為宋犖誤「三橋」為「文嘉」解，何嘗不可為文嘉跋解。

本件拖尾共二十段，跋有四十二則，其中明代除前述文徵明、文嘉父子，嘉靖癸丑（一五五三）之楊珂跋，知文嘉後轉由其父少玄收藏。文嘉於隆慶二年戊辰（一五六八）追述嘉靖三年乙丑（一五六五）之《鈐山堂書畫記》於此件下小註：「初藏海鹽姚氏，其家云此帖一字一金，不知幾傳失去，余以善價得之，通用黃素八方。絲理精

細毫無損，交接處用漢『軍司馬印』嵌記，亦曾摹刻於停雲館，後歸史氏，自史氏歸嚴氏，今已入內府矣！蓋晚年書也。」是也曾為明代內府所藏，卻無明、清內府印。

本幅有「蓋臣」印，鈐於幅下緣「軍司馬印」對應的騎縫處。（圖十六）「蓋臣」印是完整的，相對的，騎縫印的「軍司馬印」「軍司」兩字是被切除的。因此，本卷在「蓋臣」收藏後未被再裁切。吳其貞《書畫記》（記一六三五—一六七七所見）記《懷素小行草千字文一卷》，指出陳以御收藏，「後皆歸泰與季吏部矣！」，「季吏部」即季因是，《季氏族譜》季振宜（一六三〇—一七〇一）為其第三子；「季應召」是「季振宜」長子。「應召」而為「忠蓋之臣」，名字相稱。本卷有陳以御，季振宜、季應召諸印，可相印證。



圖十七 于右任題，贊美為「松風流水天然調，抱得琴來不用彈。」

參考文獻：

1. (唐)不著撰人，《大唐傳載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頁21。
2. (宋)米芾，《寶章待訪錄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頁14-15
3. (宋)米芾，《書史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頁17。
4. (宋)不著撰人，《宣和書譜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卷十七、十九。
5. (明)陶宗儀，《書史會要》補遺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頁27。
6. (明)陶宗儀，《書史會要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卷5，頁27。
7. (明)汪珂玉《珊瑚網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卷2，頁10-11。
8. 《御定全唐詩》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，卷261，頁4。
9. (清)卞永譽，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，卷8，頁59-60。(文淵閣本四庫全書)
10. (清)孫承澤，《庚子消夏記》(台北：漢華，1971)，卷8，頁14-15。
11. (清)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，卷4，頁92。
12. 于還素譯，《書道全集》(臺北：大陸書局，1975)，第9卷，頁169-170。
13. 何惠鑑，〈澹巖居士張濬考略並論《摹周文矩宮中圖卷》跋後之“軍司馬印”及其他偽印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館刊》，1987年第4期，頁35-50。
14. 故宮博物院、遼寧省博物館、上海博物館編《晉宋元書畫圖寶特集》(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2)，頁33。
15. 謝稚柳，〈唐懷素論書帖與小草千字文〉，《鑑餘雜稿》(上海：人民美術，1979)，頁71-72。
16. 伏見沖敬解說，《唐懷素草書千字文》，《書跡名品叢刊》104回配本(東京：二玄社)。
17. 東地倉匡等編，《法蘭西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書蹟精選》(東京：每日新聞/每日書道會)。
18. 藤原有仁解說，《草書千字文二種》(東京：二玄社，1900)。
19. Adele Schlombs, *Huai-su and the beginnings of wild cursive script in chinese calligraphy*, Stuttgart: F.Steiner, 1998.
20. (明)文嘉《鈐山堂書畫記》
21. (宋)岳珂《寶真齋法書贊》
22. (明)安世鳳《墨林快事》

清代尚經宋琴(一六三四—一七一三)(「商丘宋氏收藏圖書」、「商丘宋琴定真跡」存半。)、管重光(一六二二—一六九二)(「潤州管重光鑑定印」)、梁清標(一六二〇—一六九一)(「觀其大略」)、畢瀧(一七三〇後—?)諸人經手。達受(六舟；一七九二—一八五八

或?—一八五四)俗姓姚，浙江海寧人，道光丙申(一八三六)得此卷於杭州，廣徵題詠，卷中拖尾諸多題跋是他所求來。拖尾第十二，何紹基(一七九九—一八七三)於同治癸亥(一八六三)題於羊城(廣州)，已轉為蕭山陳亞蘇收藏。後又入上海名醫徐小圃(一八八七—一九五九)之

手，徐氏收藏時，于右任題，贊美為「松風流水天然調，抱得琴來不用彈。」(圖十七)其實本卷字之結體及用筆，影響于氏標準草書甚深，是于氏以一代書法大師，用「嘆觀止矣」結語此帖。



作者為本院書畫處退休同仁